

十字血

溫福林 著



十字血

溫福林 著

時代文藝出版社

十字血 SHI ZI XUE

温福林著

责任编辑：刘明涛

封面设计：章桂征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787×1092毫米32开本	9.625印张	3插页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136号)			198 000字
长春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第1次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印数：9 800册		定价：4.50元

写在扉页的诗：

我走过来了
虽已青春铺路
那不是路
那是生命的低谷
用泪水冲刷过的
用热血浇灌过的
用污泥浸染过的
用烈火焚烧过的

我走过来了
虽已鲜花处处
那不是路
那是生命的流注
用低吟抒发过的
用高昂歌唱过的
用愤怒抗争过的
用忧伤抚慰过的

目 录

第一章	寒凝大地	(1)
第二章	少女的约会	(14)
第三章	梦开始的地方	(33)
第四章	情思难抑	(52)
第五章	难得知音	(68)
第六章	她终于脱离了苦海	(85)
第七章	裂痕	(98)
第八章	分道扬镳	(114)
第九章	疑惑	(131)
第十章	出卖	(149)
第十一章	情爱勃发	(165)
第十二章	何处无芳草	(184)
第十三章	对手的较量	(200)
第十四章	并非奢望	(214)
第十五章	人间自有真情在	(231)
第十六章	真相面前	(244)
第十七章	得意偷欢	(264)
第十八章	冤家路窄	(278)
第十九章	云遮雾罩	(293)

第一章 寒凝大地

一九六一年的冬天，寒流肆虐，风啸雪卷，一副冷酷无情的面目。阳光似乎也疲倦了，对饥肠辘辘的人们，也不肯多赐予一些温暖。

漫漫江堤，走来三个青年。他们的腿似乎象捆了铅似的沉重，他们的目光向着广袤的野地扫描，搜寻……

“福光，快看！”

李福光手拎着镐把，停住脚步，顺着同伴陆松炎手指的方向看去。原来是一头黑毛狗在前方树林草棵内觅食，喝，好大的个儿！理想的猎物，他的双目放出光采，不由发出一声命令：

“文庆、松炎，上！”

文庆腰间扎着麻绳，手攥着一柄铁钩，先就勇猛地跃出，李福光、陆松炎紧跟其后。

“妈妈的，这是第三只狗了！”文庆边追边粗鲁地骂着。

随着步伐的加快与狗之间距离的缩短，他们仿佛已闻到一顿美餐佳肴的香味，可以痛快地喝一阵，侃一阵了。这足以使他们忘掉疲劳，忘掉饥饿，拼出所有的力气……

不料，黑狗一抬头发现了他们。机警地一抹身，嗖地窜

出树林，向江堤上奔去。三人也紧追不舍地上了江堤，狗又向堤下飞奔，眼瞅着向街里一条胡同窜去，“一奔人家就不好追了。”李福光暗想。亏他身高体大，力气不亏，两条长腿一阵急跑，一忽间追得离狗不到丈许。恰在此刻，狗突然钻进一家庭院杨木板障缝隙，头部腰身已挤了进去，正艰难地挣扎。李福光几大步赶到，丢下镐把，两手扯住狗的两条后腿用力往外拽着。黑狗已被擒住，李福光兴奋地喊着：“我让你跑！我让你跑！”连鼻梁上下滑的眼镜也顾不得扶了。

“你干什么?!”

突然身后传来一声喝问。李福光不由回头瞥一眼，见是一个男人，四十开外的年纪，头捂着灰绒圆顶松紧帽，扎着棕色围脖，一身蓝制服棉衣裤。李福光不以为然，手仍紧紧扯住狗腿，不急不慢地回了一句：

“抓狗。”

“抓狗？抓谁家的狗！哼，你抓谁家的狗！”

他的声音不但急切，咄咄逼人，而且带着怒气。

李福光顿觉问题严重，不由松开手，狗也就顺势钻进院内。他站起身打量对方，没等张口，已到跟前的陆松炎先就搭腔：

“咋的了，我们抓的是野狗！”

“野狗？哪来的野狗！告诉你们，这是我家养的狗，狗都快进我家门里了，你还在抓，象话嘛！”

中年人两手插进裤兜，听陆松炎的话更激怒了。

一时间沉默起来。也许是理屈，连平时伶牙俐齿的陆松炎也无言可辩。倒是文庆搓了搓手，打着哈哈说：

“大叔，实在对不起了。不知是你家的狗，知道是你家的

狗，我们就不追了。”

中年人横了文庆一眼，正待发作，李福光说话了。此时他已觉脸发热，不自在地一手捏着衣襟，是呀，这狗是人家的，俗话说打狗还得看主人，明摆着这不是野狗，可我们却抓到人家门口了，还说什么呢？唯有道歉而已，就接过文庆的话茬说：

“大叔，今天这事是我不对，还请你老消消气。”

然而中年人的怒气似乎还没消尽，胸膛起伏，瞅瞅李福光，又瞅瞅陆松炎、文庆，终于又盯住李福光问：

“你叫什么名字？”

“李福光。”

“在哪个学校读书？”

“江城三中。”

听完李福光回答，他这才缓和了口气说：“好，你们回去吧！”

懊丧！真是懊丧！可有什么法子呢？三个伙伴你瞧瞧我，我瞅瞅你，相视一笑，又不约而同向小院觑一眼，似乎还在寻觅那只黑毛狗的影子，这才无可奈何地离去了。

兴味索然，无精打采，连迈步的力气都要没有了。倒是他们手持绳索、铁钩、棍棒，出现在街巷里，引来了路人猜疑的目光。恰在这时，从胡同拐角走过来一个女青年，鲜红的毛围巾，浅蓝罩衫，长辫甩在脑后，洒洒脱脱，到近前时也放慢脚步，投来怀疑的目光。李福光、陆松炎许是各自想着心事，并没留神，文庆瞟了一眼，只觉得有点面熟，身形影像颇象一个人。他不由地拽了李福光一把，又拽了拽陆松炎，两人这才注意看了一眼。人已擦身而过。

文庆悄声说：“我想起来了，她叫杨晓华，是高三的数学尖子，没想到她家住这附近。”

“哎哟，”陆松炎担心地说，“她会不会就是咱打狗那家的！”

“瞧瞧！瞧瞧！”李福光也连声说。

三个伙伴停住脚步，转身跟踪窥探。果然她就在那座院前拍了几下门，开门的也果然就是那中年人，只是秃着脑门；连黑毛狗也从门缝中窜了出来，一蹦一蹦地绕前绕后。一切都已明了。他们心神不定地望着，直到那女青年轻盈地跨进门内。

夜幕降临，吃过晚饭的李福光躺在炕上想着心事：实实在在，打狗的主意是自己出的，黑毛狗的后腿也是自己扯住的！打了三天狗，一只没打住，好不容易逮住一只，还是有主的，狗肉吃不成，还这么丢人！连名字也留给人家了，唉！传到学校成了什么？明天还打不打了呢？松炎、文庆都不死心。但在野外遇到的狗，哪只不是有人家的，打了谁家的狗谁不心疼？何况现时家家粮食不够吃，年关时节，谁家不知狗肉好吃呢？难怪中年人脸上布满怒气，难怪……李福光思来想去，辗转反侧，难以成眠。倒是一个念头于心头涌起：好不容易向母亲要下五元钱，不是要买书吗？不是还要捎回一个饭盒吗？——好汉做事好汉当！我莫不如就明日上街，回头就去他家登门道歉。主意拿定，心底反觉坦然，这才于灯下看了会书，看困了，书一扔，也就安然地进入睡乡。

从东关到西关，六里余路，李福光的双腿在不断加快频率。他心里盘算着，这兜里的五元钱买本《宋词选》还是绰绰有余，只是外加一个铝饭盒就显紧张，且不知半月前看到

的那本书，如今是否还存于架格上。书是生命，也是快乐。他不时摸摸上衣兜，似乎已摸到他的希冀和快慰。

当晨雾渐渐被阳光驱散，雾蒙蒙的大江已能看清汨汨流动的江水时，如同岸边垂柳结成的银白树挂一般，李福光连眉毛和帽耳上的羊剪绒毛也挂上了白霜。此刻他头上的黄布面皮帽耳早已翻了上去，宽阔的额头已渗出汗珠，似乎也伴着渴望的心浸了出来；端正鼻梁上的眼镜由于汗浸不时下滑，他也不时扶上一把，对街路的喧闹，市场的叫卖，游人的熙攘，汽车的飞驰，他如不闻不见，只顾赶路。

书店到了。他直奔文艺书籍栏，目光扫向书架的每一册书，黄皮的、白皮的、红皮的……，只是那熟悉的蓝皮《宋词选》何以不见了呢？他问了售货员，没货。又是没货！他扫兴地搜巡着其它书，种类实在太少，又都是发黑的马粪纸印的，更没有自己喜爱的书。他最后瞥了一眼，无奈地叹了口气，拖着沉重的腿退到店门外。

狭窄的街路两侧，挨挤着一家又一家饭店、杂货店、商场和名目繁多的门市部，这人烟辏集的闹街，仍然汇成小股人流，但同几年前比，如今清淡多了，人们脸上的气色也都有些蜡黄，时或还会遇到几个脸上浮肿的。

李福光迈进一家杂货店，搜巡着要买的饭盒。他沿着四周玻璃柜台上溜了一圈，也没找到，一打听，说这铝饭盒早就脱销了。再细瞧一眼柜台货架不仅饭盒没有，就是铝锅、剪刀、炉筒、磨花玻璃杯也没有。空寥寥的货架柜台，摆放一些单调而又粗糙的什物，观者浏览一眼，无人愿买。

李福光又进出几家日杂门市部，终于不抱什么希望了。他茫然、气闷，踱到街上，路过几家热闹处，却都是饭店，只

稍觑一眼，就能瞥见里面聚拢的人群，无不面带饥色，间或传来吵嚷声，你呼我叫，细听，原是争购着高价饭菜。

“咳——！”

李福光叹息起来，转添烦闷。忆起一九四八年解放到一九五七年间，这条繁华的闹街真是名副其实的，且不说商店里琳琅满目的橱窗、货架，就是那饭馆，虽只跟父亲进去过一次，酥脆的烧饼一张不过几分钱，回味起来犹有余香，只需往凳上一坐，点着食谱，饭后结帐，绝无你挤我嚷的，何以几年光景，就变得这般不堪了呢？

他心绪烦乱地拖着腿，不知不觉到了闹市十字路口的拐弯处。通向各个胡同的角落，聚集着发出各种叫卖声音的小商贩，别有一番景象。向左一拐一段土砖墙下，一簇一簇人把卖黄烟、干白菜团、条帚之类的围在中间，挨着的也有卖瓜子的，一律是蹲在那里，一律是笊条筐盛着……嘈杂的叫卖声，争着价钱的吵嚷声，夹杂着驴嘶马叫和来往车辆的噪音，一起袭扰着他的心，使他更加无情无绪。他急于离开这里，不由地加快了脚步。不经意地往路旁瞥了一眼，一下子他愣住了，刹那间一个熟悉的面孔出现在他眼前：一位年近五十的老妇，花白的头发，呆滞无神的目光，着一身青布对襟棉袄和扎腿棉裤，蜷缩着蹲在那儿，身前摆着一个小筐，装着的分明是瓜子……啊，这不是邹英杰的母亲、教我初中数学的张岫茹老师吗？只不过几米的距离，清清楚楚，只不过分别有日，历历在目。

李福光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身子僵住了。他想喊一声张老师，嘴唇动了动，喊不出。他木然，不知所措。片刻，当他的目光与她相遇时，她的脸象被电击了似的抽搐一下，头

深深地埋下去了，再也不抬起。

他不忍再看下去，斜着身蹒跚几步，一个机械转身快步离去，就象身后有什么不祥之物在追赶。他脚步飞快，险些没把对面的一个行人撞倒，尽管那人狠狠瞪他两眼，他却连抱歉也没有，只顾往前奔去。

——这就是为我一次数学不及格而亲自家访的张老师吗？这就是因为说“海参崴是中国领土”被扣上反苏罪名打成右派的张老师吗？他的脑海里翻腾着，不忍再想下去，他的心酸楚了，疼痛了，渐渐地，眼角噗噜噜滴落下泪珠来。他脚步零乱、无力，当来到通向江城堤畔一个拐弯窄胡同时，一下子钻进这条清静的小巷。

没有买到书的怅惘，萧条冷落的市场，街头摆筐卖瓜子的张老师，种种怪异景象、不快感觉一起向他袭来，刚出家门时的兴奋早已消失殆尽，心头充满了难以言状的苦辣滋味——生活，这是什么生活呢？他心里想着，两腿乏力，象捆着木头，眼盯着十几米远处的电杆，他紧走几步，挨近了，身子倾斜着倚去，真希望这是一张床，躺上去歇一阵儿才好。

天空是蔚蓝的，空气是清新的，四周是静谧的，然而心情呢？他歇了一气，心平静了些，望一眼天色，知道时已过晌，肚子又咕咕叫了，该去向人家道歉了。

去临江胡同。眼前便现出那杨木板障，那黑毛狗，那拔了顶的脑门，那座屋盖深基础牢的青砖瓦房……景物虽熟，但终归是去道歉，终归也需要勇气。他悄悄来到那黑漆木门前，不但认准了杨木板障黑漆木门，也认准了一式两间的西厢房。记得儿时也曾到这一带走街串巷玩耍过，那时的许多四合小院都矗立着青砖围墙与门洞，如今都不见了。大概是“小院

变大院、大院变花园”的结果。说不清是怕惊动主人，还是怕惊动那只黑毛狗，他远远地伫立于小院门前，在路边踌躇了足有一会儿，才终于鼓足了勇气。

果然他刚往门前迈几步，就传来黑毛狗汪汪的叫声，从门的缝隙中看得分明，那黑毛狗的眼睛红红的，奔向门前一纵一纵地，向他发出一声接一声的狂吠——这狗一定是认出了自己，他想。但却也顾不了许多，就在狗的吼叫声中拍了几下门。

房门吱扭一声开了，李福光听到一声脆铃铃的吆喝狗的声音，狗的吠叫声随即停息，他心底也觉宽松了些。也于缝隙中认出，开门的人就是他们那天街头邂逅的杨晓华。

“你找谁？”

“嗯，不找谁。我是想向这家主人说明一件事。”

“什么事？”年轻的女主人把住门，上下打量几眼陌生人，不放松地问。

“是、是……怎么说呢？我是来道歉的！”

李福光颇觉难堪，可又一时难以说明事情的原委。

“道歉？道什么歉？噢——，是不是跟这狗有关系？”

女主人聪敏地眨动着大眼，瞅了瞅狗，嘴角露出一丝笑纹，一语说出了关键。

李福光正难堪得不知进退，就轻轻地点了点头。

“请进吧！正好我父亲在家。”杨晓华爽快地说。

一进门是厨房，再进一道门是正室。李福光自觉热气扑面，开门之际瞥见室内炉火烧得正旺，连忙摘下帽子拎在手里，顺势用衣襟揩了揩眼镜，等他复又戴好，紧跟女主人身后跨入门槛，目光恰与那炉旁看书的中年男人相遇。

“啊！是你。找我有事吗？”

杨晓华父亲放下书本，端坐不动，紧盯住李福光问。

“是……”

李福光一时不知该说什么。

“爸，别问了，他是来咱家向你道歉的！”

杨晓华笑吟吟地补充着，一句话把盘坐炕上的杨母也惊动了，只见她向炕边蹭了蹭，一连声地说：

“咳！年轻人做事，道什么歉？过去就拉倒了。来，坐下，坐下！暖暖身子。”

杨母指着地下一个长沙发让着，恰在这时，从里屋出来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女孩，也是明亮的大眼，骨碌碌地转着打量来客，听她母亲让客，就乘势来到近前接过李福光手中的棉帽说：“就坐这儿吧！啊，就坐这。”

李福光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坐下了。

杨晓华也已在对面椅上坐好，一同端详着眼前新奇的来客，见李福光一脸窘态，不自然的神情，没等其父开口，先就发言说：

“听说你叫李福光，在三中读书，是吗？”

“是。”

“读几年级？”

“高中三年。”

“哟，也是高三！咱们是同届生了！你打算考文科还是考理科？”杨晓华一听说李福光是同届生就来了兴趣，紧盯着问。

“考文科。”

“唔，那你一定爱好文学了！”

杨晓华的话多少给李福光解了围，李福光索性开口说：“大叔，我今天来是向您道歉的，您还生我的气吗？如果您不介意，我回去了。”

李福光说着起身鞠了一躬，就要走，不料杨父放下手中书本，连连摆手说：“别忙！别忙！既然到我家来了就是客，多坐一会儿嘛！抓狗也算不上什么大不了的事。你今天有勇气到我家道歉，你是个好青年，好学生。我就愿意跟这样的人打交道。来，坐下！晓华，给倒杯水。”

杨父吩咐着，脸上挂满笑意，似乎那拔了顶的脑门也绽开了笑纹，使人感到轻松快活。

提到抓狗，李福光脸已涨红，他羞愧、惶恐，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走也不是，只好按主人吩咐重又坐好，这叫恭敬不如从命。

“我们这一家人你也认识认识，我叫杨春木，在市半导体厂上班，她是我老伴，在街道上班，这是我大女儿杨晓华，在市一高中念书，这是我二女儿晓丽，刚念初中……”

听罢介绍，李福光心神也安定下来。有暇环顾一眼室内环境，最先进入眼帘的是对面台桌旁那个一米多宽的立式书柜，里面装满了书籍。台桌上方正中挂着毛主席像，下方挂着一排杨春木评上先进工作者的奖状，其格式与自家的相似。倒是再下方镜柜内一组家庭照最令李福光注目，有姐妹俩的小照与合影，有全家福，两位老人扶膝安坐于前，两个女儿笑盈盈地站到身后，显得和谐、美满——看来这是个幸福家庭。李福光从心底发出赞美。

“来，吃瓜子！”杨晓华把炒完的一盘瓜子端了上来，嘴角挂着微笑。

“你快吃呀！”杨晓丽大声催促着，抿着小嘴嘻嘻笑着。

杨母应酬一番下去弄饭去了。杨春木一边吸烟，一边陪客人喝水吃瓜子，并擎起手中的书问：

“这本雨果的《悲惨世界》你看过吗？”

“我看了几集，没有看全。”李福光如实回答，接着又补充说：“我特别对书中扉页的作者序感兴趣，其中有一句：只要这世界上还有愚昧和痛苦，那么，和本书同一性质的作品都不会是无用的。”

“噢——”李福光话音刚落，杨春木的眼神已露出惊奇，没想到眼前的年轻人知识丰富，出语不凡。

就此话题，又引到当前形势来，杨春木略带感慨地说：

“所以说读书好比读史。《人民文学》登了历史剧《胆剑篇》，借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之事，激励今人也要发愤图强，也要有骨气，有胆魄，而不为他人逼债所屈，为眼前困难所畏，这就叫古为今用，你说是吗？”

“是这样的。”

李福光平静地回答，并且一当转入此类话题，也颇合自己的口味，就象心中有股热力令他说出满腹的话，有不吐不快之感；此时他早已忘掉刚才的窘境，也忘记腹中的饥饿，竟当着生人面侃侃而谈：

“我还记得，司马迁说过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作也。就是蒲松龄的书也是孤愤之书。所以我想，我们国家有愤，人民有愤，即或眼前有再大困难，我们也是能够克服、能够挺得过去的！”

“说得好！”一席话说得杨春木脸上布满了笑容，兴奋得

站了起来。他从心底对李福光发出赞赏，喜欢上眼前这个年轻人了。

杨晓华两眼也露出惊奇的目光，听得出神，她和妹妹坐在炕沿上，各睁着明亮的大眼，动也不动。她回想着他们刚才说的话：“雨果序”、“读书好比许史”、“孤愤的书”……，这些话听了倍觉新奇、有味，沁人心脾，正品味着，见父亲呷了口水，到书柜前抽出一本《红楼梦》，翻到一页对李福光说：

“你看曹雪芹这开篇四句：满纸荒唐言，一把心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是不是也是孤愤之言？”

李福光虽初读《红楼梦》，对这四句也曾做过认真思考，觉得这四句的确是作者的开篇宗旨和立意，就说：

“曹雪芹说他是将真意隐去，所以说‘荒唐言’是假，‘心酸泪’是真，‘作者痴’是说他不能被世人理解，‘其中味’也就格外有致，以此可以说他写的决非是‘富贵闲人’”。

这一番话令杨春木更加兴奋，不但投心，而且快慰，觉得遇上了一个知音或忘年知己，不禁连声由衷赞道：

“说的好！说的好！说的好啊！”

杨春木亲自给李福光的杯子里注满了水。自己又重新点燃一根香烟，猛吸几口，一边来回踱着方步，一边与李福光谈论着，愈谈愈投机。

李福光早已为立式书柜的藏书所吸引，从主人的赞许中他也就鼓足了勇气，一边谈着，一边起身到书柜前浏览着、翻看着。主人的藏书种类多，可见其兴趣广泛。其中不乏导师领袖著作，哲学、社会科学书籍，但更多的是文学书籍。满